

北極星詩憶

子璇

「即使在最現實的頭腦裡，幻夢的雲影有時也會悠然飄過。人若無幻夢，那日子過得必然枯澀，你難道在刻板與嚴肅的生活中不曾渴望過嗅一些虛無飄渺，詩的氣氛？」

那是民國五十二年的秋天，小喻考進了本學院藥學系，米若路的提議，李安和的命名，北極星詩社於焉成立。當時課外活動組是由李安和主持，米若路太富「詩人」性格了，只提議而不肯負起責任，於是一切由小喻籌劃，寫海報，召集社員，我當時因為參加學生活動中心的工作，所以也蓋芋充數簽署為發起人，並代為主持成立大會。

小喻對於詩有很濃的熱情，有很深的文學傾向，而又偏偏考甲組進入醫學院，這未始不是幻夢與現實的衝突，她曾說：「人自然不能脫離現實，但是一個人只看見眼前的現實，便必日趨庸俗，我覺得人生的目的，應以現實為出發，向理想努力，然後化理想為現實，而詩呢，就是理想世界的藍圖」對於一個醫學院學生來說，文學藝術的修養誠然是很重要的，救人救世是需要高尚的情操去維繫的，但在醫學院繁重的課程中，如何才能維持均衡呢？這就是很大的問題了。

青年的熱情與生命的躍動性，感情也最豐富，所以中外許多名詩人，都在二十歲與三十歲之間寫下了他們最燦爛的詩篇。新詩作者以青年為多，固然詩是最易於宣洩情感的工具，但是新詩易寫而難精，寫幾篇風花雪月的情詩，也許將來自己看了也不禁莞爾，但感情平衡的功能自有其不可抹殺的價值。風起雲湧之餘，還能保持詩興不墜，努力於揣摩與創作，詩神謬司對人從不偏頗，只要你去親近祂，祂的世界總為你開放的！

小喻很早便打下了文學的基礎，又富於想像力所以作品清麗可誦，靈秀飄逸，在北極星創刊號上她的一篇海石：「以被撞碎的犧牲，換取短暫的翻騰，那雪也似的浪。化點點的銀淚濺我的藍裙，想想，一瓣一瓣的浪花，夾往詩冊閃現什麼樣的美。」她是生活於謬司的世界中了，難怪她要寫「霧有迷盲的魔，令人睜眼只見一片濛濛，沒有了醜與惡，你儘可想像塵世裏的美與善」了。

小喻在上一時與阿蘭形影不離，當時話劇社正

籌備校慶演出話劇「當晚震滿天」，找不到適當的女主角，於是全體加入詩社活動，以便拉角，於是詩社裏便有了戲劇的成分，詩歌朗誦的活動為之勃興，「亞琪」就曾朗誦徐志摩的濃艷小詩，錄音播放於全院聯歡會中。

詩社的活動，首先只是油印名詩贈詩友，以便共同欣賞與引起創造興趣，後來獲得學校經費的支持，轟轟烈烈的出版了創刊號，在文學氣氛很少的醫學院，未始不是創舉。

生活的領域與詩境畢竟是息息相關，整天與試管燒杯接觸之餘，自然就產生了「燒杯詩人」。他高高度度的，沉沉默默的，「在藥學大樓往昔電爐的赤紅裏，你融自我在圓底燒瓶的沸騰裏，醉着良藥晶夢，Mortar 是你精緻的磨坊，迴響到遙遠，而燈總照你在教學大樓內吸石灰細膏。」在北醫的風園裏，他獨自徘徊，在「空氣又濃了杏香，校園處處泛濫歡笑」時，想捎給你姆指山上普魯士藍的信息了。

米若路，許多人都說他最像「詩人」了，滿頭散髮飛蓬，談話時機鋒健足，瘦小的身子裏，包含着狂放與自豪，他的詩最「白話」了，淺顯明白，而又銳氣凌人，他最喜歡藍色，喜歡輕輕的藍雲飄過藍藍的海洋，夢的船舟載着夜夜的回憶，他也喜歡罵人，尤其是「鑽」字號人物，他曾寫一篇「自鳴鐘」形容帶起官字號的頭盔，飛揚怒張的自鳴得意。

許榮一是我心儀許久，而又未一晤詩友，他與米若路同班，作品尖利而抽象，格局也高，寫所謂「現代詩」，讀者如果不健忘的話，他在上一期綠杏的「洗不淨的濕疹」，對他那現實飛美的女友，挖苦了一番。引起不少的餘波，所以他在「吾駐足河岸上」也說：「樹葉在風中游泳，漂走水底散步的雲，漣漪的水面是你主持的電視節目，盛裝的愛情在瞳上跳着芭蕾舞，高脚杯的酒渦酌滿濃郁的笑意，是你排演紐約之春的新戲，抑是舊日臺北之戀

的拷貝，我思索的脚步醉了。也難怪他大唱輓歌「旖旎的夢太重了，編織於比薩斜塔頂尖，落體運動碎，碎了，粉碎了，是高度的反比例。」喃喃說些：你我塑捻的泥人，戀愛的細胞，殉情的癌症。

祚敏有他現實深刻的苦悶，幽居山畔，六張犁公墓之旁，冥思之際，終於要走他自己的路，融自己於古中國的神話裏；不再書寫跟蹤。他在考試煎熬之下，他未免長嘆：「啊！神，請准我拜謝，雖然莫明的風總愛如此嘆息，為我可憐的，被考試蛀蝕瘦長的影子，但我仍必須騰拔歷史之上，虎立雲鎖的千重山外。」…………

第一、二期的詩刊是由張錦鎬主持編務，第三期起改由李敏正接任，敏正從他舊詩詞的喜愛，改到新詩的喜愛他並不否認舊詩的價值，然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，以往的光榮歸於祖先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，是奮鬥與開關的日子，對於那些不買詩冊，不看新詩，言必毀謗新詩的人，只好置之一笑了。他有他的「哲學」，總認為有朝一日，陽光無照，就可「將我身上的冰寒解凍，觸及我生命如許底孤漠，那時，我將如琴弦的被撫，展示着生命的吟哦。」以上是我較熟悉的詩友，代表着北醫詩界。

到現在為止，除了詩刊之出版外，還舉辦了盛大的詩歌朗誦。也許大家都聽過電台上廣播中的詩歌，在音樂的旋律中，唸着悠美的詩，那又是多麼愜意的事啊！

朋友，趁着青春年少之時，多讀詩，多寫詩吧，謬司的世界，總是為你開放的。雖然臺灣詩界是這樣凌亂，但是詩的音樂性是必不可少的。對於內涵的明朗與含蓄，形式的規律化或自由化，則必須好好斟酌，因為詩總是要像詩啊，總要有他的感動人心，美化人生的功能啊！



那 一 夜

☆
☆
☆
△曉瑩△

那一夜，沒有星月、沒有寒風、週遭靜悄無聲，若有，就是那細似牛毛的濛雨所發出的難得聽到的音符。

，再一次行於這水泥道上，再一次穿着這套白衣紅裙，不同的只是身邊少了一個人！手上多了一小束水仙，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像上次一樣默默地踱步…………腦海空無一縷思緒，眼底收不進路旁景物，世事固然如意少，人又何必自尋愁？我們的認識說不上偶然，却也不能云「日久生情」當年，我們都是通學生，每天晨星正帶着倦意眨着眼時，青年學生們倒是精神抖擻，踏着單車馳騁在他們的征途上——往火車站。不習慣開快車的我永遠慢條斯里地落於後面，那怕有滿心爭先的希望！

漸漸地，我記得了你的輪廓——一張稚氣俊逸的面孔和一對善於漂溜與害臊的眼睛——因為你時常騎在我的左後方。漸漸地，我能夠把你的名字加在你身上，因為你是同學們談話的中心，幾次，視神經告訴我，你要問我什麼了，但，終於，你的臉一陣紅，轉身而去，留下我站在寄車亭，帶着曾經張緊而突然鬆斷的心弦。

就是那晚，我首次打這水泥道找黛去，黛被她的他請去當公主了，悵喪地，我漫步歸途，經過那座在漆黑中而可依稀辨出十字架的禮拜堂時，一個高我半個頭的男孩子，驀地出現在我左側，是你！來自教堂前院花木叢中的你！故意的巧合？所謂的「少女的莊矜」驅使我搖身而為一個所謂的「凜不可犯的女神」。你呢，例然的招呼後，不會再牽動一下唇角，只靜默地幫我把這段路完全送到身後去。

沒有人預料到——包括你我——我竟從此撤去一度牢不可破的防線——心扉。為了你！可是你並未走進為何？我茫然！後來……後來，你懷病去了，我得到的只是兩串濼珠。我不曉得這算不算初戀？若是，它無花也無果！

那一夜沒有星月，沒有寒風，我持着一束清香幽幽的水仙，漫行於這水泥道上這水泥道將沒有終點！